

靜靜的決鬥

幾個月後，她將會遇上這麼件怪事。一輛廂型車炸響著往急診處前的車道退進來。彎彎滾著推床衝上去，門一開往上跳，裡頭卻空蕩蕩，什麼人也沒有。

她僵在那兒，撲空的身影像個笑話被框在車門裡。時光在一頭霧水中流逝。領藥處前等叫號的老先生燃菸吐出第一口雲霧的悠悠時間之後，她從車廂中退出來，杏眼圓睜，咬定這是個極為卑劣的惡作劇。但此刻繞到車後的司機與他的同伴，驚嚇的雙眼卻瞪得比她還大上幾分。

「怎麼會沒有人？我們明明一起抬那個人上車的啊。」

混著連串的髒話與驚嘆，司機描述他們如何在夜晚無燈的街上瞥見貼在路邊的暗影；如何鼓起勇氣跳進車外的漆黑之中；如何摸索手下的東西還有無脈搏與呼吸。烏壓壓的馬路上只有他們孤伶伶的車頭燈，抹不亮這團不知是男是女的黑物。他們當機立斷擔之入車，直奔而來。

司機身歷其境的敘述，將身旁同伴的魂魄再絞碎一次。他啞然緊跟在故事後頭比手劃腳，一搭一唱，將急診處內散落的鄉親父老吸引過來看雙簧。

至於鄉親父老們此時為何散落在醫院？更要往半小時前追溯。那時候城市遠處傳來一聲悶悶的電爆聲，隨即陷入黑暗。五分鐘後的新聞確認是變電所發生無人傷亡的小爆炸，這一區僅有醫院憑緊急發電設備透著光，無事可做的居民於是到醫院散步。據司機所述，他飛車過來的十五分鐘路程都漆黑一片。

彎彎沒有興趣分辨故事真偽。C床的酒醉騎士臉上綻開的皮肉還等著縫；F床婦人小腿骨折處開始種脹發紫；最糟糕的是A床的小女生，大片燒傷被慌了的父母胡亂倒上紅藥水紫藥水，好皮膚爛皮膚給染成同一種顏色，害得醫生滿頭大汗還分不出彼此。她的心思回到醫療室裡那些斷了、裂了、焦黑著的身體，從人群中抽身離開。

每張病床前都已圍著醫生與護士，她一下子無事可做，便退到醫療室外的長椅上。她身體一鬆肩膀一沉，等了一夜的痠麻從後腰上殺脊椎直竄腦門。眼前兩三個小學生可能明天要考試，一臉焦慮趴在椅子上背單字；老先生抽完那根該當被禁止的菸，領藥處終於喊上他的名字。急診處前一圈光亮，把病痛、悠閒，和憑燈開夜車的人們都罩在裡面。

這是彎彎從一般病房申調到急診處的第一夜，她以為自己就要在長椅上睡去，卻被一聲叫喊給拔回。

「護士阿姨你看，我的枕頭不見了。」走廊上，不該擺在這裡的推床上躺著一個腳裹石膏的男孩。彎彎朝他笑，問他枕頭去了哪裡。

「在這裡。」男孩指著肚子。「我昨晚夢到我在吃棉花糖，醒來以後，我的枕頭就不見了。」

男孩自己笑成一團。這是個老掉牙的笑話，但是彎彎笑不出來並不因為笑話之老舊，而是她驚覺自己已許久沒有做夢。



彎彎上一次做夢，是停電夜前數個月的事。這個夢之後仍在她清醒時被憶起過一次，然後就此為她的記憶所趨逐。若將此夢從時光之中提取出來重新加以辨識，可以發現這夢的內容是一片黑，而這無邊際的黑之中，什麼也沒有。

什麼也沒有那還能稱之為夢嗎？

電光石火間，彎彎感覺到自己以瘋狂的速度撞上這一無所有的黑，挨了這麼一下讓這片抽象的黑給實體化了，所以當然算是個夢，她的夢。

那一夜她在粉身碎骨中驚醒，很為這百無聊賴的夢境感到悲哀。轟然的撞擊讓她醒來後還鬧耳鳴，嗡嗡聲揮之不去。她開始懷疑聲音來自房間，於是爬起來搜索任何可能發出聲響的物品，這才感受到指間滑過的冰涼之物都漫著等待氣息。電髮捲已經很久沒用；桌上的小圓扇蒙著灰；上一回轉動這隻發條小狗是多久以前？她扭上轉盤，小狗解放般在桌上東搖西擺轉了半圈。它靜下來，她腦子裡的嗡嗡聲卻移形換位，朝左耳逼近再往喉頭沉落，她低頭瞪著嗡嗡聲在胸腔迴繞，眼看就要往胃裡去，她身子一癢打噴嚏，一隻蟲從鼻孔裡飛出。

蟲離開九彎十八拐的迷宮，轉眼不知飛到哪兒去。她想著剛剛那塊將她砸得兩眼昏花的黑。難不成是蟲迷了路，東挨西撞，在她的軀殼裡夢見了她？

她不再為夢的所有權費思量。沖了把臉，打了個顫，夢被抖落，無聲無息滑到冰涼的地板上。她踏著寒氣回到房間，讓發條小狗在桌上溜了一圈又一圈，直到窗外透出天光。

蟲從彎彎的身體離開的四個小時以後，她在醫院休息室把自己裹進護士服裡。這時候的她還未申調到急診處，是一般病房的值班護士。

如果把每個進出醫院的生命都揉成一種敘事，一般病房與急診處的不同在於：急診處上演故事，而一般病房則進行情節。急診處的護士承擔的是個體與命運發生的激烈撞擊，是血肉與實體世界衝撞、掂折、翻騰的時刻，是時間光譜中那些巨大的因因果果。

某一些被送來急診處的軀殼會在這裡轉瞬消亡，就此被推入故事終站；而另外一些身體則得以送上推床，通過整棟醫院最寬敞的一至七號電梯與迂迂迴迴的穿廊移入一般病房，繼續在生命的情節裡推移。

急診處的節奏大起大落，時而緊繃時而閒散。而一般病房一個護士要負責十二張病床，這十二具身體多半剛經歷過撕扯與縫補，從這些新傷漫出來的情節，之於她是打針、餵藥、換藥、插尿管、插胃管、測血糖、量心跳、量血壓、量體溫、吸藥、抽痰；並教導家屬餵營養品、記錄與處理大小便和洗澡。並隨時留意在家屬疏忽時接手。

這時候，彎彎將老人乾瘦的身體翻過。剛移入的新床旁總是圍上過多的親屬，她在眾人視線中將臀部的紗布一圈圈繞開，越往裡面的紗布越黏膩染污，隨著層層揭開發出嘶嘶剝離聲。撕開最底的一層前她等了一下，等一旁或許不忍逼

視的目光移開。隨後，手一沉，揭開一個挖穿皮肉的烏黑圓洞。這是刮除褥瘡的手術傷口，洞以俐落的角度挖開，穿過爬滿老人斑的乾皺臀部探入深處。

她一陣暈眩。並非出於害怕，她處理過無數大小傷口，此時是因昨晚夢境猛然竄入腦際。她夾起浸滿藥水的棉花擦拭圓洞，濕腐的肉洞先滲出污血，再慢慢轉為鮮紅。一旁老人子女的目光都已移開，像是忍受著很多感受往心裡鑽，她感覺到吸入鼻腔的空氣都緊縮起來。倒是中風多年的老人沒有表情，圓洞深處的神經都已壞死。

「阿公，你的洞可以塞進一顆乒乓球耶。」老人的孫發表了驚人的童言童語。大人們抬起頭來，直到有人在面面相覷中笑了出來。

她想著蟲在她的軀殼裡兜轉。

她看著老人的軀殼被開了個乒乓球大的無感圓洞。

她想問蟲在她身體裡看見了什麼？

她想問老人身體為洞所穿而此洞終將通往何處？

然而老人萎耗多年，神智老早被置於遠處。他啞然張嘴，口涎在枕上漫開，終究無以回答。

這不過是老人的第一次手術，褥瘡範圍陸續經過三次刮除。糖尿加衰老讓傷口癒合緩慢，醫生評估他的身體最短也須一年才能將洞填滿。她一次次替他敷藥包紮，都想著就算老人的生命能撐上一年，就算傷口癒合了，軀殼裡的神智還能餘下幾分？幾週後老人移往安寧病房，彎彎有時輪完班會上去看看。

當彎彎半夜睡不著，想著老人身體癒合速度與心智佚散速度之相對關係時，她察覺乳白色的牆上暈了一塊污漬。

一年半前她搬入這裡，空盪的屋中並未留下前任住客的任何東西，但潮濕的印花老牆紙卻鋪天蓋地佈滿前人殘跡。門旁的手印、插頭旁的煙薰、床邊的水漬、和各式成因昭然的污痕。她沿牆巡一圈，簡直就像看著電線走火、多次尿不準陳年夜壺、松香油打翻、水管破裂、掛海報、射飛標、抹鼻屎等景象交相共鳴。她受不了活入他人的殘影，遷入隔天便運來大批乳白色壁紙，把不屬於她的過去一寸寸壓去。

彎彎這時跪在乳白色壁紙前，見到污漬自壁紙交接處滲出。她指尖微掀，一落泡得黏膩的邊角洩氣地滑開，露出一年半前被她掩蓋掉的老印花壁紙，吐出舊日時光。她呆呆看著剝離的缺口，不覺吸入從之湧出的幽魅氣息，在那幾秒鐘，過去的生命在她的胸口擠壓起來，撐得她好難受，一些以為失落了的碎片在體內深處鱗鱗閃動，她潛進去，偷偷搬動那些閃爍的微光掠影，卻拼不出一塊平面，也疊不起一層厚度。她急急鬆手，壁紙自指間滑落，崩脫的牆面衝著她咧開血盆大嘴。彎彎別過頭，試圖掩回，但壁紙已無粘性，重覆幾次反使開口越裂越囂張。仗著嘿然嘲弄的大嘴，周圍四壁不可見處，隱然浮出敵意的目光凝視著她。這可把她給惹怒了，她堵上牆嘴，唇邊反而皺起來，嘶嘶地又剝落一片。彎彎吃驚，一層之內竟更有一層，老印花之下是水藍方格壁紙。她摳破方格，油汗湧出，是

縱橫的墨綠斜紋，再撕一層，展出朵朵浸泡滴垂的俗豔牡丹。她處於巨大的年輪深處，往外層層剝離，穿越一道道曾於此來去的生靈與幽魂。

在淒厲的尖叫聲中，潰然迸裂的牆壁深處突出一條蠕動軟毛，凌空抽生，在黑暗中纏捲。



彎彎所不知道的是，她剛剛觸摸到了一九六八年。並不是時光旅行那樣的事，而是被剝開的那層墨綠色斜紋壁紙，是一九六八年時給鋪上的，墨綠斜紋沾染著一九六八年的煙塵，彎彎剝開它，釋放出潛匿於夾層多年的老時光。

那一年還發生了什麼事？不知道自己只剩兩年生命的珍妮斯賈普林，憑唱片「Cheap Thrill」將自己烙進搖滾樂史。馬丁路德金在旅館陽台上被刺客射穿喉嚨。海倫凱勒也在那一年過世。而海的這一邊，紅葉少棒隊打敗日本隊，瘋了整座城。或許那層墨綠斜紋還包裹著當時響徹屋裡的轉播聲。

不過這些陳年舊事都在彎彎的感知之外，那一年她根本還沒出生。她與一九六八年的上一次錯身，是在一間離奇放著西洋老歌的 pub 門口。那時後的她剛結束實習身份，是領到護士執照的第一年。

那晚她經過那裡，停在滿室香菸薰成的薄霧前，正考慮著要不要忍著菸味進去喝一杯。這時一段旋律飛轉出來，輕輕擊中了她。

站在入夜後的酒館門口

沒有一件事物呈現出該有的樣子

我看著玻璃窗上的陌生折光

那孤單的女子真的是我嗎

一九六八，那年還有一件很快被遺忘的小事。一個叫金瑞斯基的英國人從烏克蘭拿來一首民歌，改了之後交給保羅麥卡尼，麥卡尼把這首歌給了瑪莉霍普金斯唱，取名「舊日時光」。這首歌數十年後在地球彼端一間 pub 飄出去，繞進彎彎的身體裡。

瑪莉霍普金斯並沒有紅很久，多半靠這首歌讓人偶爾想起她。而那間只放老歌的 pub，彎彎下次經過的時候，已經改裝成永不打烊的便利商店。



在這城裡，還有幾張「舊日時光」的黑膠唱盤，為幾個不同的人收藏著。其中一張，正在王雷房間的地板上轉呀轉，以其黑膠唱盤的實體形態。不過它並不是被擺在唱機上轉出旋律，而是直接以旋硬幣的方式硬生生在地板上刮滑。唱機呢？唱機被捧在賊的手裡。當門外的鎖孔發出聲音時，賊慌起來一腳踢破窗戶抱

著它跳出去，王雷衝進來，只趕上看黑黑的唱盤在房間中央淒然旋轉。

在這樁竊案發生的一個月前，王雷正伏在小遠赤裸的背上。

王雷將小遠按低，她微微一動，身上的香氣更是豐湧上來。王雷在滿室生香中伏著她的肩，輕輕為她刮除背上的細毛。

小遠嚼著口香糖，將手上的兔子圖片轉了幾個角度，啞啞地說，王雷你真的很屌。

剃刀浸入滾水中，王雷套上塑膠手套，噴上消毒劑的濕巾滑過小遠光潔的肌膚。藥劑在她背上蒸散，涼意往剛除淨的毛孔滲進去，杯中波波的熱泡滾上來。她斜過光滑的肩頭，看著背後王雷從沸水中撈出排針甩乾，旋上割線機，腳踩踏板檢查針頭震動。她等著，眨著卷卷的睫毛問，你準備好了嗎？

小遠削著一頭乾脆的短髮，她身體嬌小，曲線卻惹火，裹在什麼奇形怪狀的衣服裡都好看，但在她咬著吸管心思巡遊的時候，卻像那種某類男人會想保護的小女生。不過這個小女生對自己的身體很有看法。每一回聊起三年前，她都說，我那時候是個荒原。依她的說法，沒有痕跡的身體都只管叫荒原，荒原是代號，因為萬事萬物都尚未命名。於是她找上王雷，想辦法得到一具自己的身體。

三年前的那一天，她踏進來，看都不看牆上成堆的圖案一眼，劈頭就問，你會畫松鼠嗎？你不難在人的身上看見蛇蝎龍虎豹，那些圖案很典型，不脫幾種形狀，但一隻松鼠就頗難想像。王雷讓她等，第三天她跑來看他磨了兩夜的紙上松鼠，樂不可支，此後她的腰上就纏著牠。兩個月後，小遠紅著眼跑進店裡，王雷以為她終於膩了想驅了腰上的牠，她卻問，你會畫青蛙嗎？牆上的範本仍然沒有此類物種。王雷折騰兩夜，第三天他的針頭在松鼠旁邊等了許久，他說，你想清楚。她回答，你的青蛙很好看。他把針往她腰上扎，她痛，一痛就不停說話。小遠讀很多書，總說兜兜轉轉深奧的話。她說，對少女來說所謂的性超越就是變成獵物以成為客體生長於自外而不再與自己吻合；她說，存在先於本質；她說，太多意識是一種病，唉呀好痛；她說，只要用有教養的人身上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一的意識過活就夠用，多出來的都是胡思亂想；她說，杜思妥也夫斯基說的。後來王雷讓小遠把時間約在店裡關門以後，他知道她不愛背上的景觀給人圍著看。青蛙之後是一條金魚，那一次小遠說了一個關於烏鴉的笑話，王雷被逗歪了手，點錯一兩劃，他歉疚地抓抓頭，將魚尾拐彎，錯筆救勢，她的故事裡於是有了他。這個想法在王雷心底繞過幾次，就幾次而已，他沒往下想。王雷沒聽小遠講過她的故事，他也沒問，雖然她身上的每一筆都是他給的，但他總退得遠遠，他怕走進去會迷了路。她用他的圖在荒原上開墾她的歷史，而他在這些建築上貫入他的意志，如此而已。

而現在，兔子的最後一只耳朵在金魚旁邊一點一點浮了出來。針頭抽動一次撞入五針，扎破皮膚射入色料，針頭帶血拔出。小遠今天有點反常，說起什麼都是匆匆收尾的短句。王雷熟悉她的身體，知道現在已經逼向她忍痛的極限，但她卻一聲不吭。割完線，兩人都已滿頭大汗。

未打霧上色，只有邊形的兔子浸泡在大片紅腫之中，只算完成一半。王雷專注過久，視線開始聚不上焦，他察覺俯著的小遠已開始發顫。他拍拍她的肩，她背著他說，我還可以，但是聲音在抖。王雷自顧挽過她，執起消毒用的綠皂往傷口上抹。其餘的等下次吧，他說。她霍地坐起把皂拍掉，你抹什麼抹？我說還可以。

綠皂一路滑到掩上的鐵門邊，暗暗的房子悶悶地響，披在小遠身上的布搖了搖，滑出她的側影，王雷在底下的晦暗處看到了隱隱約約。他抹抹汗濕的臉，將那塊影抹去。

他過去將綠皂拾回，擦拭清洗。小遠不動了。他輕輕抹上她的背，直到兔子敷滿了藥。

王雷挪了挪披布的角度，小遠抬起雙手展開身體。

王雷讓目光留在她還沒漫上刺青的頸後，靜靜地在視線外包覆她裸露的傷口。王雷知道她美麗的頸上，正若有似無掠過他遠遠的鼻息。他為她纏繞紗布，一圈又一圈。



這一陣子，彎彎成了街坊間的重要人物。若是有一兩日她在醫院裡替人代班，垃圾車來的時候她不出現在這裡，左鄰右舍總會到她家門口喊上兩句，拍拍門。改天在洗衣店或是超市遇上了彎彎，他們會說，下次你不在就把垃圾往我們家門口擱吧，我們幫你倒。

本來，彎彎搬來這裡一年半，大家唯一對她的理解，就只得護士兩字。這幾個禮拜來卻熟絡了，交流的原因，在於她手上開始冒出聲勢驚人的垃圾，一次七八袋，紮得密密實實。如果隔上兩天沒清裡，會累積成難以消化的大陣仗。問她裡面是什麼，她說那是家庭代工，把配件拆出來後的棄物。

這使她在鄰里間得上了尊敬，每個人都想像她帶著下班後的疲累身體浸在滿坑谷的零件中勞動。有些媽媽塞幾罐護手霜給她，說這是國外進口，女孩子的手要好好護著，別累出紋路；幾個這輩子苦裡熬過來的婆婆，想起自己做家庭代工的那些歲月，對這女孩子覺得特別親切，她們總問，有沒有男朋友啊？

但他們每次在她門外拍門的時候，都不知道門板後面是另一個世界。

彎彎這時候躺在醫院的休習室裡，將雙腿拉直搭上牆，眼睛跟著腿上皮膚底蜘蛛網似的紫紅色血管繞來繞去，想著躺在家中櫃子裡的幾件迷你裙。好像沒幾個學姐躲得過靜脈曲張，難怪護校畢業前她們都催促她，想穿快穿，不然以後你不會想把這雙腿往外露。

一輪漩渦往彎彎腦際轉呀轉，如果她那天不剝開壁紙呢？在這個垃圾袋不便宜的城市遇上這種事頂傷財。這事已纏上了二十三天，平均一天冒出七袋份量，一個月下來是一百四十七袋，二十個一組的十四公升垃圾包要一百二十六塊。

$7 \times 23 \times (126/20) = 1014.3$

一千多塊哪，等於是四張電影票。她想著她好久沒看電影了。她摸索起大姆指上磨了的一圈繭，粗粗地像個戴錯地方的戒指，每天執剪刀剪呀剪地給磨的。她沒做家庭代工，應該比較傾向是理髮師。差別在於，人家的頭髮往頭皮外長，她處理的頭髮是往裡長，而且她處理的頭比較大，有一個房間那麼大。這顆頭還不時有黑黑的膿從毛囊流出來，她幾次都擔心哪天從門縫下給流出去。

剝開乳白色牆紙的那天晚上，不知道進行到幾層，差不多整個身子埋入牆洞幾步深時，彎彎突然在黑暗中摳上了軟物，肉肉的，是個尖疣。疣蠕動兩下，波地拔出一支毛，她尖叫著慘摔出來。毛有力氣，兀自往半空捲。她滾出牆洞跌回房間，但所及之處已面目全非，她找不到門，四下全無方位線索，她能撲能抓能爬的地方無一不是深濃髮毛。髮自四面牆壁抽生，彼此廝磨。她在烏黑的髮海中翻滾，東拉一撮西抓一把，想藉此穩住身體，但毛細滑，不留手，抓過來溜出去，又多摔一步，她蹦起來，又給波浪絆回。

她腳下漸漸踩不到地，越來越高，像踏於黑色稻浪。髮有靈性，不絞上彼此，協調成漂亮的彎弧與柔波，彎彎磕下了，它們便漫上來將她柔柔地拱上。

彎彎從驚恐中回了點神智，她察覺自己並沒受傷，不但沒受傷，與毛髮滑過的肌膚還很舒暢。她軟了身體，躺著給它們輕輕地搖，她把剛剛因害怕而緊抓的毛髮從手上放開，怕它們痛。

隔天，她將髮層層往外梳，直到終於摸上久違的牆壁，毛孔上還絲絲吐。彎彎必須跟髮兒們論道理，這樣一直長下去不是辦法，你們得讓點生活空間給我。髮於是放慢，並以一天七袋的份量讓彎彎慢慢地剪，平衡生長速度。有時候彎彎會把它們紮起來，做點造型。髮兒們會愛漂亮嗎？她還不知道。

有幾夜她躺在靜靜的髮床上，想知道這顆讓髮兒一直生出來的大腦袋瓜在想什麼。她無聊時會喚一喚，喂，來聊天吧。或者，哈囉，你有沒有感興趣的髮型想試試？但是都沒有回音。

她幾次在烏黑的髮中迷了路，或找不到急用的東西，於是她清開一些地盤，把桌椅櫥櫃抹出來，這些地方髮兒之後便貼心地避開，往其餘地方散。不過在這些生活必須的幾個空間以外，就永恆地是一片黑了。

她在這黑裡過了二十三天，活到了溫柔的黑裡去。髮把她週遭的一些事物給淹沒了，但是她並不惋惜，有些事情本來就不用看得那麼清楚，有些東西本來就該被放在遠處。

她問髮兒，對不對啊？沒有回答。慢慢來吧，總是處久了才會熟絡的。

休息室裡，電子表嗶嗶響，把彎彎從垃圾袋價錢與髮兒們的心思中拖出來。她滑下床，蹣跚剛才頂得老高的腿，看著值班表上登記的一張新床。她抽出病歷資料中的 X 光片。透過光，點亮一顆頭顱裡的深深淺淺，以及顱裡標了的小紅圈。

彎彎這一下閃過個念頭：這畫面像是她房間的高空鳥瞰照，而那顱裡的一抹

紅圈簡直是她自己。

她曾經推估過一種理論：她的房子如果是個頭，那麼她算是住在這頭的裡面，所以她即是這頭的想法？不過這張 X 光片上的紅圈，非但不是這個顱裡的想法，相反地，它還會啃食顱主的想法。它叫「松果體腫瘤」，會一點一點噬掉人的記憶。

彎彎推著抬車進病房。房裡的女生睡得不安穩，闔著的眼皮一直跳。開顱手術後，無髮的頭上繞著紗布。彎彎為病患翻身，被她衣擺下裸出的風景吸引住。

彎彎見了一隻兔子，弓著身體，行將飛躍。



王雷好幾次在紋身店裡想著那兔子。那天紋上外形以後，小遠遲遲沒回來打霧上色。王雷心頭老揣著那空洞洞的兔子殼，老擔憂著無色的兔子會不會讓有色的同伴給欺負，他每回想上了就再把兔子稿取出來，將顏色顛來倒去改上一輪，為牠添點霸氣。

王雷本來以為，紋身這檔事的基本精神，就是把身體裡面看不見的東西給摸出個形狀，然後刻在身上。讓人家瞧的話算是告知，給自己看的話算是提醒。有一陣子圈子裡流行起小王子，最火熱的時候王雷一週可以刻上四五隻，閉著眼都會畫。某些來刺小王子的人會向王雷分享自己的故事，他聽過有人五小時內把上三個馬子；有人嫁給國中老師；有人交過的兩任男朋友後來竟然湊成一對，兩個人飛到舊金山辦結婚典禮她還有去。王雷聽了一堆故事，卻還是摸不透這些人的身體裡面，和他們身體外面的小王子有何干係。

他不曾用「靈魂」這種字眼去形容自己的「身體裡面」。靈魂是很有譜的東西，跟人家道你的靈魂就是在擺你的譜。王雷覺得全世界最難的文章即為履歷表，它比作文簿難上千百倍，是絕頂困難的擺譜活動。作文簿上可以塗一些沒有的事，狠起來還可以扯謊。但履歷表把你篩一篩，篩得你兩面精光通體透亮，你連想加重點語氣也不能往哪個條目的尾巴安個驚嘆號。所以當刺青店老闆要王雷印名片，他差點抓破腦殼。

在紋金魚的那天，他拿印好的名片給小遠看，小遠笑得喘不上氣。

「這是啥？你神經病。」

「這是我的身後。」他指著名片一角。「這是我的名字。」他戳上另一角。

「先生，這是一片黑。」

「這是我的身後，這是我的名字。」

「兩個都黑的？」

「我的身後不透光，我的名也不發亮。」

小遠不講話了。他們之間有幾分鐘只有吱吱的針頭聲。

「喂，你聽過存在先於本質嗎？」她問。

「沒念仔細。」

「當你說『不』的時候你就是自由的，你知道麼？」

「很深奧。」

「反正就是，你首先存在，然後才給放到荒原上，荒原很自由，你要什麼本質就自己找，找著了就是你的。但是你想要自由就要面對荒原，荒原只給自由不給方向，你走了岔，倒了楣，撞了個狗吃屎，爬起來兜兜轉轉，或許哪裡也去不了。」她說完了，手往王雷一拍。

「我看到啦我看到啦。」

「看到了什麼呀？」

她戳上只有一片黑的名片：「一隻烏鴉在黑夜裡飛哪。」

王雷就是在這個時候刺歪了手，金魚為這個笑話擺了尾，紋入了他們的故事。笑聲靜下來，小遠把捏扁的口香糖拋進垃圾桶。「不過還有另一招。面對荒原上的無窮選擇，如果你沒膽說不，那就說謊。」

王雷給這句話扎了一下，眼底閃過他為小遠紋身的日日夜夜。

松鼠嚙了一口，針頭撞入他的指尖，牠睨著他。

嚴格來說，錯手扎入的這一針算是王雷身上唯一的刺青。有時候王雷會搓著指尖上的黑點，忖著難道小遠身體上全是謊言？

這晚他回到家門前，鑰匙才插進鎖孔，門另一邊的玻璃碎裂聲卻比他轉鎖的速度還快。王雷急甩開門，只得見「舊日時光」唱盤在地板上轉呀轉。

王雷連賊開溜的屁股都沒看到，他追到窗前，風穿過只剩半片玻璃的窗戶朝裡猛灌，直直往王雷臉上賞巴掌，幾個巴掌後王雷稍微醒了，轉身看清楚眼前的景象。房子像是給車撞，大約只差天花板沒給掀開過。

王雷驚嘆於人類撒野時的破壞力，屋裡可以打破的東西都沒能安著。王雷一開始並不理解，你拿起杯子看，不喜歡不想偷，大不了放回去，何必往地上砸？何況還砸得真徹底，讓他想找個完整的杯或碗喝口水都沒辦法。

王雷開始清屋子，清理的順序不知不覺接上賊往他屋裡尋寶的動線，王雷跟著賊的腳步走完一輪，在一片淒楚處中發了笑。

首先，這賊是瞎忙，真正被搬走的只有台老唱機；其次，這賊不專業，那沒帶走的上百張唱盤的價值還遠強過唱機。第三，賊的動線是以越來越火暴的氣氛燃開，一開始只是翻，再來是掀，掀著掀著就使上了勁，開始攪，到了後頭是有啥摔啥。

他想了想，突然一下子通透，他理解賊為什麼在尋寶動線上越發越怒。因為賊摸上一輪，發覺這屋主的人生無寶得以為他所偷，於是越看越不順眼，摸到什麼就多給你拐上一把。王雷感覺到一種被人所嗤之以鼻的氣息。

王雷在亂葬崗裡滿地爬，一下子覺得動作在身體前面，一下子又感覺動作在身體後面。他辛勞地使喚四肢，卻每個動作都留個殘影。他從來沒覺得自己的房間有這麼大，簡直無窮無盡。這壯盛的景觀罩著一種奇異感，很多他許久沒見，被塞入不同記憶夾層的舊物被無禮地揪出來，攢上同一個平面。有些是他記不得

的，更多是他不願再想起的。這幅時空交錯的拼貼畫，揉著他一路上走走停停，在不同時間順序上往身後拋擲的暗影。這幅殘忍的畫把他的過去給總結了。

王雷給摔在那些被狠掀出來，卻老早不存在的生活裡面。他看著滿地他很久不再去看的東西、不再去做的事、不再闖的路，還有一些躊躇滿志，最後卻轉身逃離的方向。

這幅畫面中，鑲著一塊烏黑的圓。王雷爬過去捧起黑圓，手指滑過「舊日時光」的唱盤。他指尖唯一的一點刺青，觸動了唱盤音槽中藏匿的旋律。王雷跪在地上，轉著手，張大嘴，成了一個巨型唱機。他仰天啞啞地吼，房間裡沒有聲音，聲音在他身體裡震耳欲聾。

我們曾經以為，那些日子永遠不會結束。

一日又一日，我們無止盡地唱歌又跳舞

我們過我們選擇的生活

我們不停搏鬥，而且永遠不會輸

那些日子，是啊，在那逝去的日子裡



午后。黑煙從煙囪裡冒出來，筆直往晴天去。

煙很濃，直直往上滾，將清亮的天空劃成兩半。彎彎靜靜看著煙，她不知道原來無風的時候，煙可以燒得這麼直。

散落在廣場上的每一個人，都抬頭看煙。他們有的相約而來，有的互不相識。場地上並沒有任何指示，規定大家都得朝煙看，但是目及四處都一片靜止，這煙是唯一在動的東西，不朝它看要看什麼呢？

一個穿著汗衫的中年男子出來，揮揮手，眾人往穿廊集中過去。訟經的聲音在穿廊上迴盪。

彎彎跟小遠說過自己家裡毛髮兒的故事。她說了四次，在小遠記憶不斷壞下去的時候，對她來說，故事每一次都很嶄新，她每次的眼神都唰地很驚奇。

當小遠用鏡子也照不到自己背上的時候，她會有點生氣，她會輕輕地罵，真是笨，紋在背上自己不是都看不到？

裡頭有人端出一片鋼板，彎彎聽著火化完的骨頭，在鋼板上隨著腳步輕輕搖響。

彎彎聽著小遠說：要是我頭髮長的速度有你的房子一半快就好啦。

彎彎聽著有人說，想揀骨的請上前，放進去就念她的名。

彎彎聽著小遠說：嘿，你干脆直接剪房子的頭髮給我弄頂假髮罷。

彎彎聽著骨頭被一聲聲夾起。

彎彎聽著小遠說：我告訴你，那是一隻烏鴉在黑夜裡飛哪。

彎彎聽著骨頭往甕中落。

小遠聽彎彎說：你告訴過我，那是一隻烏鴉在黑夜裡飛啊。

彎彎聽著骨頭在甕中壓碎。

彎彎聽見閤甕與訟念，聽見絲布將骨甕包起。

彎彎走到陽光下，看看表，離第一天上急診處報到還有五小時，她想再坐一坐。她轉頭看向煙囪的煙，黑色的煙還是直直往上，將晴朗天空分了兩邊。

她看著黑煙，眼淚滾了下來。

是啊，在這裡，煙是唯一在動的東西，不朝它看要看什麼呢？



那一夜，王雷從失竊後的家中離開。沒有人聽見王雷的內在與身體發生剝離的聲音。沒有人看見他幾次扭動脖子，弓緊身體，以不讓皮囊滑離自己而去。

有一種說法是，如果你把車飆上極速，你的內在與身體就會解離開來，幸運的話還可以爬到後座往後腦瞧上幾眼。那很難得，因為人終其一生都看不到自己的後腦——在理髮店剪完頭髮用兩片鏡子折射出的那種倒影不算。

但是王雷猛操引擎不是要讓內在脫出他的身體，他不是跑，他是追，因為他的內在就要離他而去。唯一的見證是分散在城市不同角落的兩隻機械眼，它們在王雷的車速飆過啟動標準的瞬間，拍下兩張違規照片。

這類照片快的話是三四天，慢的話得隔上一個月，會寄到車牌的登記地址。王雷每次都瞪著照片上行將邈遠的車屁股問，照片裡的那個時間，踩著油門的他到底在想什麼？王雷今夜在機械眼前飆過的這兩個瞬間，將來會一前一後遞送到王雷的信箱裡。

但王雷在狂飆當下並不知道，這兩張照片將永遠等不到他。

照片會在無人開啓的信箱裡擱上半年，直到王雷預付的房租過了期，管理員老頭把照片從信箱裡摳出來，然後想，這個王雷到底是跑到哪裡去？老頭會把照片揣進口袋，爬上兩層樓梯，轉動鑰匙打開王雷家門，那一刻，空洞的房間會有沉滯已久的鬱悶空氣漫出來，老頭會一面咳嗽一面走進去，發現屋裡還堆滿東西。他巡上幾步後，會在一片灰塵下發現一疊錄影帶。唉呀這個好，老頭拍了掌，他想，家裡的放影機好久都沒活動過。老頭會在回家路上貼了新寫的招租廣告。到了晚上，他會沏壺茶，在從王雷那兒搬來的錄影帶中抽出一卷送入放影機。

黑白的片子，講日文，好像是一間戰地醫院，暗暗的，雨下個不停。畫質很差還一直晃，字幕又醜又黃字又大，幾乎佔滿半個螢幕。大雨中好像每個人都很緊張，兩個軍醫在講話。

「還有幾個人？」

「豈止幾個人？沒完沒了啊。」

老頭一陣煩，這是什麼啊？他抽過破爛的紙盒瞧，上頭寫了個黑澤明，寫了

個三船敏郎，寫了個「靜靜的決鬥」。

不過那一天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現在王雷的手還緊抓著方向盤，窗外的景物被甩得模糊一片。突然遠方傳來一陣電爆聲，王雷急煞車，整座城陷入黑暗。

王雷坐在裡裡外外的黑暗中。這樣的日子有多久了？原來一直以來，他每一次轉身逃離，身體裡就鋪上一層暗影。暗影從沒給他拋到身後，它們是往身體裡一層一層地抹。影子抹得厚了，於是成了黑的實體，有了黑黑底重量。

內在的黑實壓得王雷身體猛沉。王雷開了車門走出去，進入無邊暗城。

十五分鐘後，一輛廂形車在王雷倒在路邊的身旁停下。

王雷的身體被擱上後車廂，車子正往遠方的醫院直奔而去，但王雷以為自己還在奔跑。

他往前狂奔，沒有人聽見王雷的內在就要剝離身體的聲音。沒有人看見王雷的雙眼驚惶地想追上內在將要離皮囊而去的瘋狂速度。連他自己都沒有看見，他伸出的一隻手往前方一片空無猛抓，想把衝到前面的什麼給抓回來。

王雷的身體在後車廂內飄起，內在的黑實成了巨大的黑洞，黑洞凌空迴旋，往外噬入身體，黑洞深處透出失落已久的微光。

王雷朝光奔去。